

朝鲜民俗文化研究

神话传承与民族文化原型

许辉勋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国家教委留学回国人员科研资助项目

朝鲜民俗文化研究

——神话传承与民族文化原型

许辉勋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崔玉金

封面设计:金胜铉

责任校对:李宝珠

朝鲜民俗文化研究

——神话传承与民族文化原型

许辉勋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105号)
延吉市新世纪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75
字数:145千字 印数:1-1000册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634-1097-X/K·92

定价:19.80元

序 言

郑判龙

神话是人类远古祖先的原初文化创造物，它蕴涵着人类童年时期的“世界观”和认识体系、价值体系等，朝鲜神话也是如此。这种原初的民族文化原型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积淀在民族精神的底层，形成一种自律性的集体无意识，深刻地影响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从这个意义上看，朝鲜神话研究就是对朝鲜民族的心理、文化和历史的最深层结构的研究，即对朝鲜民族文化之根的挖掘和求索。这对于朝鲜文化根源和科学地挖掘朝鲜民族文化心理之原本特质及其文化效应，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学术价值。

过去，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朝鲜神话进行了多方面的富有成果的研究，但是，很少从探明朝鲜民族的原初的民族文化种子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更看不见通过神话从整体上把握朝鲜民族文化的原初特征及其赖以滋生的土壤的专门研究著作。

许辉勋根据上述实际情况，既尊重前人成果，也发扬实事求是、力争探新的学术精神，对朝鲜神话作了系统的综合性的整体研究。既要从远古社会文化景观，追溯朝鲜民族祖先的足迹，分析了民族文化的种子及赖以滋生的土壤，观察它生根发芽生长的过程，又要通过神话从整体上把握朝鲜民族文化的原初特征去探明朝鲜民族的原初民族精神。

为了对朝鲜神话进行整体把握，复原其全貌，在神话资料作业上，作者首先打破传统的作法，重新清点朝鲜神话遗存，以文字资料、口承资料、其他形态的资料并举的原则，把各种神话资料，包括巫俗神话综合起来，从而把由它们所组成的朝鲜神话整体当作研究对象。同时，在论文中通过朝鲜神话的形成演化、朝鲜神话的故事体系与叙事结构等方面的系统性研究，从朝鲜神话的外在表层意蕴，逐渐接近其内在深层意蕴，从而探明神话里隐含着的朝鲜民族之原初意识和文化心态本原。这就是本书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的第一要因。

本书是许辉勋同志的论文，于1998年5月通过答辩，作者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充分肯定了本论文在研究朝鲜神话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指出：“该论文论点新颖，材料翔实，分析精辟，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对于答辩中指出的某些不足或缺，作者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当然，研究本身将不断深入。

要成为一个诚实的学者和学术上的强者，不仅需要广博的知识和科学的方法，更需要一股敢于冲破旧框框、奋斗不息的追求精神。许辉勋同志就是具备这种精神的学者。许辉勋同志毕业于延边大学，学生时期，他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94年被录取为朝鲜文学专业的博士生。研究课题结束后，

他为完成这篇论文，走访诸多国内学者并专程去朝鲜、韩国收集有关资料，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研究期间，他写出了数篇有关课题的论文，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博得了有关学者的好评。这些研究成果是和他的不断的追求的奋斗精神分不开的。

我希望许辉勋同志的这部著作能给读者以有益的启示。

1998 年 12 月

于延边大学

目 录

序 言	郑判龙(1)
绪 论	(1)
第一章 朝鲜神话发展概貌与遗存系列	(14)
第一节 朝鲜神话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14)
第二节 朝鲜神话的形成与演化	(25)
第三节 朝鲜神话的遗存系列	(38)
一、古籍上记录下来的神话	(38)
二、口头上传承下来的神话	(40)
三、以其它形态保存下来的神话	(44)
第二章 朝鲜神话的故事体系	(46)
第一节 开天辟地神话	(46)
第二节 人类起源神话	(53)
第三节 日月神话	(60)
第四节 诸神争斗神话	(67)
第五节 图腾神话	(73)
第六节 族源神话	(81)
第七节 巫俗神神话	(95)
第三章 朝鲜神话的叙事结构	(100)
第一节 文献神话的叙事结构	(100)
第二节 口承神话的叙事结构	(120)

第三节 两种神话叙事结构的共同性·····	(135)
第四章 朝鲜神话所表现的文化意蕴·····	(144)
第一节 神话里的原初宇宙观·····	(144)
一、宇宙起源观·····	(144)
二、宇宙结构观·····	(148)
第二节 神话里的原初人生观 ·····	(162)
一、神人相通意识·····	(162)
二、重现世意识·····	(165)
三、既尚“力”又重“智”的生存意识·····	(168)
第三节 神话里的审美意识之原型 ·····	(174)
一、神话与审美之关系·····	(174)
二、民族审美意识之本原——“兴” ·····	(178)
结论·····	(189)
主要参考书目·····	(201)
后记	

绪 论

一、对朝鲜神话研究状况的回顾

具有近代意义的朝鲜神话研究肇始于本世纪初。数十年的朝鲜神话研究，尽管一起步就面临殖民统治的不幸和磨难，但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辛努力，取得了斐然的成果和业绩。如今，在新的世界学术环境中，朝鲜神话研究也同别的研究领域一样，受到时代的挑战，需要新的前进和突破，这种前进和突破，需要有一个出发的基地。因此，科学地弄清和理顺朝鲜神话的发展历程，就成为朝鲜神话研究新发展所必需的准备作业。我们对以往的朝鲜神话研究历程，作一个回顾与反思。

朝鲜神话研究，以1910—1920年代日本学者的殖民史观研究为其开头。这有它特殊的历史原因。日本占领朝鲜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摧残朝鲜民族的民族意识，把篡改朝鲜历史特别是涉及民族文化之根的朝鲜上古史，作为其殖民政策的重要一环。于是，为殖民主义统治效劳的一些日本历史学者

着手研究朝鲜神话，意在抹杀朝鲜民族文化之根。今西龙的朝鲜神话研究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他于1910年发表了论文《关于檀君传说》，在其后的研究中把朝鲜神话称为朝鲜传说，试图论证朝鲜神话是后人的杜撰。

解放前，日本学者的朝鲜神话研究，其中也有像三品彰英的《建国神话论考》(1937)、《日鲜神话研究》(1943)等是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论著，但总的来说，严重地存在着殖民史观的偏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却成了对朝鲜学者的一种刺激，一种促进。因此，从20年代开始，朝鲜史学家们也着手研究朝鲜神话，其主要人物有崔南善、李能和、孙晋泰、安自山、申采浩、郑寅普等。他们立足于民族主义史观，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提出反论，通过神话来探寻朝鲜民族之起源、朝鲜文化之开端、朝鲜历史之源流。他们是朝鲜神话研究领域里由朝鲜学者组成的第一个研究群体，可称为朝鲜神话研究的历史学派，其代表人物为崔南善。他在解放前先后发表《檀君论》(1926年)、《不咸文化论》(1927年)、《朝鲜之神话》(1939年)等重要论文，认为朝鲜神话是朝鲜文化研究的出发点，并以文化史的视角考察朝鲜神话与朝鲜巫俗文化和东北亚文化以及萨满教文化之间的关联，提出了不少具有先导意义的见解，从而开了朝鲜神话领域文化史研究的先河。

解放前的朝鲜神话研究，对巫俗神话还没有明确的神话学意识。当时，虽然有孙晋泰的《朝鲜神歌遗篇》(1930年)和赤松智城、秋叶隆的《朝鲜巫俗研究(上卷，巫歌资料篇)》(1937年)等巫俗神话资料集问世，但其编者并没有把它们当作神话资料，而只看作是民俗信仰资料。它们的神话学价值，直到60年代以后，才被人们所认识。

总的来说，解放前的朝鲜神话研究，缺乏神话学意识，把神话当作史实，用来考证古史，所以不能说是真正意义的神话研究，而且研究者们只注重他们看来可作为古史典据的文献神话，给后来的神话研究留下了偏重于文献神话的弊端。

解放后，在 40 年代下叶至 50 年代期间，朝鲜神话研究进展不大。虽有金载元的著作《檀君神话之新研究》(1947 年)和崔南善的《檀君古记笺释》(1954 年)等论文面世，但总体来看，没有超出解放前的研究水准，主要的神话研究者仍为少数史学家。

进入 60 年代后，朝鲜神话研究有了新的起色。这时期，在韩国学术界兴起了巫俗文化研究热，而且神话——仪式学派理论、神话——原型理论等西方神话学理论也传入韩国。这种学术氛围，使不少文学研究者和民俗学者积极投入到神话研究之中，如金烈圭、黄汎江、金戊祚、朴时仁、徐大锡等文学研究者和张筹根、秦圣麒、玄容骏、金泰坤等民俗学家。他们作为新一代神话研究者，以新的视角和方法探讨神话，从而形成了可称为文学——民俗学派的新的神话研究群体。他们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使神话研究走出前一阶段的低谷，开始出现新的生机。这时期，由于韩国的人文学者们对巫俗文化研究普遍关注，所以在神话研究领域较为活跃的是对巫歌更关心的民俗学者和民间文学研究家，如任哲宰、张筹根、秦圣麒、玄容骏、金泰坤、徐大锡等。他们开展广泛的田野调查，搜集了许多以往在学术界鲜为人知，但仍在口头上以巫歌形式或传说流传下来的口承神话资料。这种巫歌搜集作业一直持续到 70 年代而告一段落。这时期，有任哲宰、张筹根的《关北地方巫歌》(1965 年)、《关北地方巫歌(续集)》(1966

年)和《关西地方巫歌》(1966年),秦圣麒的《南国巫歌》(1968年),金泰坤的《韩国巫歌集(1,2,3,4集)》(1971~1979年),崔正如、徐大锡的《东海岸巫歌》(1974年),金荣振的《忠清岛巫歌》(1976年),玄容骏的《济州岛巫俗资料事典》(1980年)等巫歌资料集问世。它们初步显现出在朝鲜巫俗神话的大体轮廓,使人们开始意识到朝鲜神话里,除了文献神话,还有一个以口传形式传承下来的巫俗神话系统。

60年代的巫歌研究者在积极展开田野作业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巫俗神话的研究工作。如金泰坤在1966年发表了韩国第一部巫俗神话研究专著《黄泉巫歌研究》后,又写出论文《从巫歌角度看檀君神话》(1968年),指出文献神话与巫俗神话有着共同的叙事结构。又如,玄容骏比其他巫歌研究者早些具有较明确的巫俗神话观念。他在研究早期阶段所写的论文《巫俗神话本歌的形成》(1963年)里就提出了“巫俗神话”这一概念。还如,徐大锡也以神话学视角和方法,研究巫俗神话,发表了论文《叙事巫歌研究》(1968年)。

可以说,60年代的朝鲜神话研究,其成果主要表现在巫俗神话研究上。这在解放后的巫俗神话研究中具有先导意义。

到了70~80年代,朝鲜神话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时期,前已提及的新的神话研究群体,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又有一些新进神话研究者脱颖而出,研究事业有了比此前任何时候所不能比拟的大拓展。研究者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朝鲜神话进行多方面的系统研究,各自拿出自己的神话论来建构朝鲜神话学体系,其主要的有如下成果:

金烈圭在《韩国民俗与文学研究》(1971年)、《韩国神话》(1976年)、《韩国神话与巫俗研究》(1977年)等专著里,从神

话与巫俗的关系入手，着重探讨朝鲜神话的故事结构与朝鲜民俗仪式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指出，朝鲜巫俗是朝鲜文化艺术的产生根源；朝鲜神话与朝鲜民俗中的人生仪礼、巫俗祭仪有着相互对应的共同结构，而这种结构正是朝鲜神话的原型结构。金烈圭的神话论给后来的朝鲜神话研究造成了很大影响，使后来的神话研究者们普遍重视神话与民俗仪式的关联性。

黄汲江的专著《韩国叙事文学研究》(1972年)，则通过神话传说来探寻朝鲜叙事文学的叙事模式原型，并考察这种原型对朝鲜小说文学的影响。这部专著在神话思维和朝鲜古代梦幻小说的对应关系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但由于只对个别神话进行微观研究，没能得出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李御宁的《韩国人之神话》(1972年)，以集体无意识理论来扫描《三国遗事》所载的神话传说，意在从这些神话传说中找出蕴藏在朝鲜人心灵深处，且至今仍影响着朝鲜人的民族原初意识之种种表现。所论及的一些问题，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缺乏系统性。

徐大锡的《韩国巫歌研究》(1980年)，采用结构主义方法，对一些重要的巫俗神话进行细致的研究，阐述了巫俗神话的神话学价值和巫俗神话与文献神话的同源性。这部专著因第一次较为系统地研究巫俗神话而引人注目。

金戊祚的《韩国神话之原型》(1988年)立足于西方的原型理论，探讨朝鲜神话里出现的动、植物之象征意蕴以及与朝鲜传统文化原型有关的角、水、卵、火等事物在朝鲜神话中的表现及其文化意义。这部专著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存在着机械地套用西方理论模式而没能很好地把握住东方文化

特点的不足。

除了上述的中坚学者之著作外,还有金铉龙的《韩国古说话论》(1984年)和朴湧植的《韩国说话的原始宗教思想研究》(1984年)等著作,在综合性地研究《三国遗事》所载的神话传说、探讨朝鲜神话传说所反映的原始信仰意识等方面,有所建树。此外,柳东植的《韩国巫教之历史与结构》(1975年)、金泰坤的《韩国巫俗研究》(1980年)、李恩奉的《韩国古代思想史》(1984年)等,对探讨朝鲜神话与朝鲜巫俗思维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被认为是朝鲜神话研究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可见,70~80年代的朝鲜神话研究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绩,这时期出现的一大批研究论著,基本上勾勒出朝鲜神话的总体面貌,而且在神话文本阐释上,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还使巫俗神话的神话学地位得以确立。但也存在着仍偏重于文献神话,又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等缺陷。

到了90年代,朝鲜神话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时期,研究者们开始重视对文献神话和巫俗神话的综合性研究和对巫俗神话的系统性研究。如张筹根的《韩国神话之民俗学研究》(1995年)、玄容骏的《巫俗神话与文献神话》(1992年)、罗景洙的《韩国神话研究》(1993年)等,都采用文献神话和巫俗神话并举的体例,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时期,一些新起的年轻学者脱颖而出,他们比起前一代学者更为关心巫俗神话而引人注目。金宪宣的《韩国创始神话》(1994年)、李志映的《韩国神话之神格由来研究》(1995年)等,就是可代表少壮学者神话研究的主要成果。这些专著或系统地研究朝鲜巫俗神话的创世神话特性,或从某个角度

把文献神话和巫俗神话作为统一的整体来进行研究，令人耳目一新。但因偏重于神话叙事结构分析，没能切入到神话深层的文化心理。

要客观、全面地回顾和反思朝鲜神话研究状况，应要涉及朝鲜和我国的有关研究状况。在朝鲜，神话研究一直被当作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朝鲜出版的《朝鲜文学史》(古典部分)都设有专论神话的章节。此外，又有一些学者对神话进行专门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洪起文的专著《朝鲜神话研究》(1964年)就是可代表北朝鲜学术界神话研究水准的代表作。这部专著对朝鲜神话的见解，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还有朴泽振的《朝鲜神话之文艺学考察》(1986年)则在以文艺学方法研究神话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北朝鲜的神话研究，多采用考据学、历史学、文艺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探讨朝鲜神话所反映的民族性格以及朝鲜神话的文艺学特征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有一定的独到之处。存在的不足是因研究方法过于单一，所论及的问题局限性较大。

我国的朝鲜神话研究，起步较晚，到80年代才走上正轨。这方面的研究主力是从事朝鲜学—韩国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在80年代兴起的北方萨满文化研究热的影响下，积极投身于朝鲜神话研究，推出了不少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论文。金宽雄的《中朝两国神话传说比较研究》(1985年)、《日本记纪神话传说中的朝鲜文化因素》(1997年)、崔羲秀的《朝鲜民族与满族的始祖神话之比较》(1996年)、《朝鲜民族与瑶族文化源流之比较研究》(1996年)、《柳花与佛朵妈妈》(1997年)等就是其主要的研究成果。我国的朝鲜神话研究着重于比较研究，

颇有新意，但尚缺乏系统性。

综观国内外的朝鲜神话研究尽管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然而仍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即至今为止的朝鲜神话研究，可以说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局限性：首先是偏重于对个别神话的考据解释，而忽视系统的综合研究，致使朝鲜神话研究微观有余，宏观不足。其次是偏重于文献神话，而对口承神话特别是巫俗神话仍存在着偏见。尽管不少研究者致力于探明巫俗神话的神话学价值，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由于传统观念的定势作用，一些学者还是对巫俗神话采取消极态度。第三是偏重于资料整理，理论思辨仍不足。这与朝鲜神话研究领域一直占上风的实证主义学风有关。这种学风使不少研究成果只有资料堆砌，看不到理论建树。第四是偏重于神话故事结构分析，对神话的深层底蕴发掘不够。至今为止的朝鲜神话研究仍未能探明神话所蕴涵的民族文化原型，主要原因在于多数研究只停留在神话的叙事层次上，没有切入到深层意蕴层面。

朝鲜神话研究要有突破性进展，只有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改变传统观念，拓宽视野，对朝鲜神话研究重新进行理论建构和价值判断，对朝鲜神话的各种遗存进行全面系统的整体把握，并对其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才能探明朝鲜神话的全貌和神话与民族文化原型这一神话研究之根本问题。

二、研究课题与研究设想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根”，这条“根”不仅见之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且远远上溯到文字发明以前的原始时代。人们对于那个时代的了解，除了考古发掘出来的器物之外，主要依赖于通过各种途径相传下来的神话。像世界其他民族一样，朝鲜民族的文化源头也植根于自己的神话之中。神话是人类远古祖先的原初文化创造物，它蕴涵着人类童年时期的“世界观”和认识体系、价值体系等，朝鲜神话也是如此。这种原初的民族文化原型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积淀在民族精神的底层，形成一种自律性的集体无意识，深刻地影响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在这个意义上看，朝鲜神话研究就是对朝鲜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最深层结构的研究，即对朝鲜民族文化之根的挖掘和求索。这对于朝鲜文化探源和科学地把握朝鲜民族文化心理之原本特质及其文化效应，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学术价值。也就是说，朝鲜神话研究有助于我们去发现那些造就了朝鲜民族文化的原初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因为这些要素在朝鲜神话中得到原始、质朴、直率的表现，它成为民族文明史、民族精神发展史的内在根基。朝鲜神话研究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从朝鲜神话衍生出来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原初性质特征，了解它们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文化原因以及它们对后来朝鲜文化发展过程产生的种种影响。